



年青的接班人

薩莫依連柯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年青的接班人

[苏] 薩莫依連柯著

程代熙譯

林林校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6号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1 7/8 印張 85,000 字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

印數 1—15,000

統一書号: 7009·19

定价(5)一角四分

年青的接班人

薩莫依連柯著

程代熙譯 林林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寫的是蘇聯一個工廠藝徒學校培養青年技術工人的工作經驗。它以故事體裁，具體地敘述了：這個學校在培養掌握先進技術的後備勞動力方面所獲得的成就；學校領導和教師的工作方法；以及學校共青團組織在幫助學校領導和教師對來自四方的新生進行思想教育，使他們團結友愛，熱愛並努力鑽研自己所學的專業等方面所進行的工作。

И. САМОЙЛЕНКО
СМЕНА МОЛОДАЯ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5

目 次

第一章	共青团员的首创精神	4
第二章	在友谊的集体里	25
第三章	欢迎, 欢迎!	51



第一章

共青团員的首創精神

在学校的俱乐部里聚集了約三百名新錄取的学生。

一个个都穿着簇新的，还没有上过身的劳动后备隊制服，看上去他們的模样是那样地彼此維肖。他們在大廳里跟老师和师傅們坐在一起。

尼古拉耶夫市第三工厂藝徒学校的校長日龍庚正在会上作該校歷史及新生學習任务的报告。校長是一个中年人，有着一副結实健康的魁梧身材，这时他正站在講壇上講着話。他身上虽然穿着一套普普通通的西服，可是他那精神抖擻的

外表，以及他那从不輕易顯露出來的，但却異常明确有力的手势和动作，依然使人一眼就看出了他那軍人風度。

他那不快不慢的，稍微瘡啞的声調，簡直就令人覺得好像他是在跟新生們進行談心似的。

孩子們都被日龍庚所講述的，虽然比較簡短，但內容却十分生動有趣的學校歷史所深深地吸引住了。這所學校對於這二百八十名新生來說，現在已經成為他們今後整整半年時期內的親切的家了。

當尼古拉耶夫市從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之後，當地某機器制造工廠——蘇維埃工業的驕傲——附設的這所學校就隨着創辦了起來。法西斯侵略者極其狠毒地破壞了這座工廠和這個城市，他們企圖使這個南方的巨大工業中心在長久的時期內不能恢復元氣。

但是，敵人的算盤完全打錯了。尼古拉耶夫市的人民在短短的時期內就把城市建立了起來。他們不僅把這座工廠也修復了，而且还把它建設得比過去更加完善。

在工廠和城市的恢復時期里，青年們曾經付出了極其艱辛的勞動。在共青团員們所修復的那許多幢建築物中，就有工廠藝徒學校的這幢三層樓的校舍大樓。

“你們，新生們，”校長繼續往下說道，“必須珍惜和進一步發揚共青团員們，也就是你們老同學們的這種傳統精神。我們學校已經先后為生產部門培養了十六批技術工人。到目前為止，我們學校還沒有培養過哪怕是一個不夠标准要求的人材……。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个十分艱巨和重大的任

务。我們是头一次接受培养电鋸工人的委託。我們学校在過去还没有培养过这方面的專家……。教学大綱的内容是这样的廣泛，电鋸工人的手藝又是那样的复雜，它要求这样的工人必须具备电学、物理学、化学及金屬結構学等各方面的理論知識。說句老實話，我們現在手头不僅沒有必要的教科書，就是連实用教材也还很缺乏。况且你們的學習期限又是这样的短促。要是你們大家还缺乏首創精神的話，那就很难把这一切教給你們。所以，你們現在就應該对這個問題好好地考慮一下。”

在这次大会后的第一个禮拜里，共青团員学生就选出了各班共青团支部和学校的团委会。

共青团委员会召开了团委会第一次會議，这次會議是在毫無生气的气氛中开始的。孩子們这时彼此都还不熟識，所以在會議上大伙都感到有些拘束和迟疑。他們中間有很多人还是生平第一次离开自己那習慣了的家庭环境，从数百公里外的地方——从烏克蘭的各个州省——來到这尼古拉耶夫市。

根据負責文化教育工作的副校長康德芭的建議，他們选举了科瓦尔斯基为团委会書記。

會議往下便由科瓦尔斯基主持。他說：

“我請全体同志往前面來一些。”

其实，他已經完全看出來，由於有領導同志在場，孩子們感到更加不自在了。

当孩子們都在他面前的座位上坐好了时，科瓦尔斯基就繼續往下說道：“今天我們必須討論的問題是：‘本屆新生中間

的共青团員的任务和怎样帮助师傅和老师們來共同培养熟練的技術專家。’昨天，电鋸技術班的團員們曾經开过一次会。为了更好地掌握專業，我們的銲接人員一致決定……我看，这方面的情形还是讓富里根托夫來跟我們講一講吧。”

富里根托夫，这位电鋸技術班共青团組織的書記，这时顯得十分的激动起來。他还是生平（他現在已十七歲）头一次被选为共青团的領導幹部。他從來沒有在大众面前發言过，何況是關於这样重要的問題呢。还在昨天，校長、副校長跟他一起研究电鋸技術班共青团員的建議时，就曾跟他商量好，要他把这方面的情况通知团委会。可是現在当已經有人叫出他的名字时，而他却还不知道該怎样來說才好哩。

“在我們班的共青团會議上，”他胆怯地开始說道，“我們大家決定举行一次大会，电鋸技術科学討論会。可是，單靠我們自己是很难搞得起來的……同时，就連我們自己現在也还不曉得該怎样來起头呢。同伴們指派我來跟团委会商量，請求給我們帮助。”

富里根托夫的这个建議使全体与会的人們都兴奋和活躍起來。於是，也就跟通常开会的情形一样，會場上接二連三地有人高声反应這個問題：

“这个想法可真是不錯！”

“这又有什么好呢？”

“我們這兒又不是什么大学堂，專科学院，而是一所工厂藝徒学校哩。”

“我們能拿什么來幫助他們呢？”

团委会書記这时用鉛筆在桌子上敲了敲，要大家遵守会场秩序。之后，孩子們也就逐漸地平靜了下來。

“請繼續說下去，富里根托夫！”科瓦爾斯基說道。

富里根托夫攤開兩手，在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時，他才說道：

“我講完了。”

“電銲技術班同志們的意見是對的，”康德芭支持道。“他們的建議是值得大家來好好地討論討論的。”

這時，校長站起來要求發言。他曾經會同副校長一起出席過電銲技術班的會議，所以知道他們的決定。日龍庚向著富里根托夫問道：

“你們班的共青團員們應該把計劃擬出來。你們的計劃準備好了沒有呢？”

“我們已經跟蘇波琴師傅一起把計劃擬定好了。這就是……在第一個學月里以本班的力量來籌備一次討論會。我們已經擬定了三個問題：有色金屬的電銲問題，水底金屬的銲接和切削作業問題，以及銲接自動機的作業問題。”

“很好，”日龍庚贊同道，與此同時他並舉起兩只手作了個寬而闊的，好像要把孩子們都集合到自己跟前似的手勢來表明他這時滿意的心情。“好吧，朋友們，那我們就來討論吧。”

孩子們對這依然還是丈二和尚，摸不著一點頭腦。可是，看見年長的同志們對富里根托夫的建議那樣重視，這也就把他們的興趣給引了起來。

“技術科學討論會這是一樁很好的事情，對於我們來說也

是十分重要的，”校長繼續說道，“可是，這同時也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一個月的期限是不夠的。對於像這樣的事情可無論如何不能操之過急。要是我們把大會的籌備工作延長到畢業考試時才結束怎麼樣呢？不要讓它成為一次為期一月的運動，而使它成為整個教學大綱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從孩子們臉上的表情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們已經贊同這個建議了，但是，他們這時仍然說不出什麼確定的意見來。

“把你們的計劃給我吧，”校長向富里根托夫索取他手頭的那張紙。“是的，我們還要在這個計劃上添上兩個問題：鉗接技術史及生產革新者們的操作情況。你們必須研究電鉗技術的歷史和新的操作方法。這樣，我們現在的計劃就更加充實和圓滿了。對嗎？”

這時，周圍響起了這樣的聲音：

“論點太多了。”

“要是我們一下子吃不消呢？”

“單單是電鉗技術班的人，那會是有困難的。”

“這個意見很對，”校長支持着說道，“可是，我們是不會把全部工作都只委託給電鉗技術班的。請你們別耽心。對鉗工和銅工來說事情也是有着幹的。我們要舉行第一次全校性的技術科學討論會！除了那些報告，你們將必須去研究很多專門性的書籍以外，還得親自動手去繪制圖表，製造模型，而最主要的是你們還應該製造鉗接機的活动模型。”

“我們會太困難的，”孩子們差不多是帶着反對的口氣這樣說起來了：“又是報告，又是機器模型。難道我們光自己應

付得下來嗎？”

“为什么是我們自己呢？我們工厂的專家們是會支持我們的，”康德芭指出道，“我們會去請教工程師，生產隊長，生產革新者，而他們也會來幫助我們。說到困難，那對於共青團員來說，則並不是什麼稀罕的東西。我們是克服得了的。”

在听了这一番話之后，大多数孩子的眼睛都快乐得閃爍起了光芒。那在几分鐘之前甚至还認為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現在却完全把他們給迷住了。他們想無論如何也得爭取达到这个目的。

“总的來說，孩子們，”日龍庚微笑着說道，“我們已經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了。現在是必須勤勉地劳动。我們——共產黨員——是不会袖手旁觀的。我們會帮忙的。我建議將筹备这次討論會的总的領導工作完全委託給共青團委員會。”

团委会通过決議后，在学校黨組織的帮助下制定了一个關於大会筹备工作的周密計劃。編寫報告，研究圖表，实物造型及制作活动模型等工作都已拟出了整个學習期間的計劃。

在学校行政和師傅們的协助下，团委会把所有要做的工作在全体學員中作了分工。銅工班和鉗工班負責完成輔助性的工作，如准备零件，繪制圖表及制作台架；电鋸技術班則担负最重要的工作：裝置台架，制造各种鋸接机的活动模型。

表演生產过程的工作交給了那几个受过七年教育的学生，即共青團員車丘林、車尔諾克里諾夫、富里根托夫和菲力波夫。

在执行計劃的最初日子里，学校团委会还去請求創辦这

个学校的工厂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团員們的帮助。

工厂里的人們都非常热誠地支持学校共青团員的这种首創精神。銲接部的工程師們，如斯列普式庚、費朵連柯、阿格耶夫、东科諾果夫和克雷莫夫都同意参加这次技術科学討論会。他們並已着手進行銲接技術發展史主要报告的准备。同时，他們还答应帮助那些被委託为他們的科学报告作示范实验的孩子們。工程师薩馮諾夫則开始教導这些未來的專家操縱銲接自动机，而这是学校教学大綱上也沒有規定的。工厂的优秀革新者、生產隊長波仁表示願意向學員們介紹自己的生產經驗。

……一天夜里，銲接部主任斯列普式庚和先進生產裝配段的一个老师傅烏斯在下班后一起來找孩子們。負責值日的瑪克西莫夫娜親切地迎接他們。

“請，請進來吧！今天晚上可真熱鬧……這兒有遊戲，那兒又有舞蹈，可是，在二樓上可以說開關了一個真正的工作室哩。”

“我們正是要到工作室去瞧瞧！”客人們愉快地回答道。

一走上樓梯，師傅和工程師就相信那值日生所講的是千真万确的了：到处都是鬧哄哄的，這兒的生活真是正在沸騰着。从一樓的一些房間里傳出了管弦樂隊的此起彼伏的樂聲，和一些皮鞋后跟的輕微的撞擊聲。

在二層樓上比較寂靜，這裡孩子們進行着工作：在一間屋子裡，孩子們正在準備出版一期牆報。在這隔壁，有人正在繪制圖表。而在電銲技術班學習的教室裡，學員們却正在安裝

一部变压器。

当师傅和工程师走到那正激烈地爭辯着的电鋸技術班學員們的身边时，孩子們都还没有注意到他們兩個人。

“幹嗎老是这样嚷嚷呢？”史庇里頓諾維烏斯帶着开玩笑的口气問道。“要記住這句話：哪兒嚷得愈凶，則那兒的成就就愈小。”

“我們的工作正是沒有絲毫成就呀！”孩子們都異口同聲地这样說道。“拿这变压器可真没办法。我們裝不起來。”

“呸，原來就是这末点兒小事，”斯列普式庚一面微笑着說，一面就走到桌子跟前，“好，現在我們來把它搞明白。”

这时，車丘林向着烏斯师傅說道：

“烏斯同志！請你跟車尔諾克里諾夫講講吧，既然按照团的組織系統已經委託他在大会上为科学报告做实验，那他就应该去准备才对。讀讀这方面的有关書籍。其实，薩甫洛夫工程师已經給了他一些有关的参考書了。車尔諾克里諾夫最初同意了这件事，可是現在他却說，他什么也不想讀了。难道这像話嗎？”

“幹嗎我一定得作这些呢？主要的是，只要我学会了鋸鉄，畢業出來至少能是个四級工就够了。”車尔洛克里諾夫望着师傅那疑問的目光回答道。

“你瞧見了吧，烏斯同志？”車丘林插進來說道。“在团委会上他答应了幹，可是現在他又不願意了。可真是個道道地地的騙子……並且反对科学。”

烏斯仔細地凝視着这个科学的“敌人”，說道：

“小兄弟，你是一个共青团員，可是你的这种說法却和專拿揍脖子骨的办法來教育我的那个工匠的論調完全一样。他是一个無知識的人，從來沒看見他拿过書本……沒有能比他自己的工作台更能使他感到兴趣的了。这种人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把技術推向前進的。技術，它热爱的是知識，它要求人嚴肅認真地对待自己。尤其是在今天，在这周圍都是自动化的时代。現在我們的劳动也和从前的不同了，它已成了榮譽的，愉快的事業：須知我們是為自己在劳动，所以，我們必須关心使我國的經濟成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最先進的經濟。

孩子們在听師傅講話時，一邊也就回想起他們在一个月前，即在上完第一部分課程后，到工厂里參觀的那種情形來了。工厂里的那許多大機器可真使他們感到驚奇不已。這些機器虽然十分龐大，但操縱起來却很簡單，只消按一下机鈕或移动一下槓桿就行了。那時，他們每個人都暗自幻想着希望赶快畢業，以便能操縱這樣的機器。可是，現在他們才知道，學習駕駛像這樣誘人的機器，可真不是一樁簡單的事兒。

“呸，你們哪些地方還有困難呢？”当斯列普式庚工程師跟孩子們講解完應該如何裝置變壓器的道理后，這樣問道。

對於學員們來說，最為複雜困難的工作還得算製造將來在生產操作中他們將運用的那些機器的活動模型。自動机在那時還是剛出現的新東西。

一個腦袋剃得光光的小伙子挺身而出，代替大家答道：

“比方說，你想製造一輛鐸接的拖拉機。機器你已經在工厂里見過了，難道你不需要藍圖就能把它製造出來嗎？”

“斯列普式庚同志，”孩子們向斯列普式庚請求道，“要是我們請求你把車間里的自动机借給我們用些时候怎么样呢？”

“不行，孩子們，”工程師表示不同意地說道，“自动机是新机器。这样的东西我們也不多，更何况它們在生產上都很忙，是抽不出來的。我看，最好还是去向自动机原來的發明家們要圖样去吧。”

必須把這個問題拿去請教一下烏克蘭科学院以巴东院士名字命名的电鍍技術科學研究所。

在听到这样一位舉世聞名的發明家之后，小伙子們一時都惶然起來。有些人甚至还遲疑地搖着腦袋。可是，車爾洛克里諾夫却直率地說道：

“我們這些工藝匠怎能去請教科学院院士呀。他們哪里會來管我們的事情呢？当然是这样呀！”

在共青团委員會上大家討論了斯列普式庚工程師的建議，並決定給研究所寄封信去。

學生們在信里寫到他們怎樣親手籌備着將在他們自己學校里舉行的第一次电鍍技術科學討論會的事情，也寫出了他們所缺少的一些東西，同時，他們還請求，如果可能的話，把圖样寄給他們。

孩子們都迫切地在期待着回信。當然，也少不了有些这样的人，他們早就說跟科學家們打交道的想法是不會實現的。但是，大多數的人却依然相信一定會有回信寄來。他們果真是沒有錯。

過了十幾天，學校辦公室收到一件郵寄來的大包裹。上

面寫的地址是：“尼古拉耶夫市，恩格斯大街 46 号，第三工厂
藝徒学校共青团委员会收”。

这个消息随即傳遍了全校：

“回信來了啊！”

“科学院院士寄來的包裹啊！”

“好極了！”

他們大声地朗讀着跟邮包一起寄來的那封信。电鋸技術
科学研究所所長科学院院士巴东在信上寫道：

“你們好，我的青年朋友們！

“你們寄來的信收到了。你們在學習掌握新式鋸接法方
面，尤其是在學習自動鋸接技術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和毅
力，使我們所有的人都感到愉快。關於你們想制造新型鋸接
自动机活动模型的事情，我們是非常贊成的。現在我介紹你
們制造一輛「TC-17M」型鋸接拖拉机的模型，並隨信將該項圖
紙付邮寄上。

“末了，讓我衷心地祝賀同學們及参加大会的技师和斯达
漢諾夫工作者們。祝你們成功。”

巴东院士是金屬鋸接方面的权威科学家。現在，科学研
究所已經用他的名字來命名了。这个科学研究所正繼續研究
与進一步完善着社会主义生產的一个重要部門——金屬电鋸
部門。

科学院院士的这封信成了科学家与后备劳动学校學生們
之間深厚友誼的一个起点。孩子們从心里感觉到，在困难关
头不僅有老同志們——技师、工人、工程师來幫助他們，而且